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湖廣第二問

問天官家言談說災祥禍福若月薄蝕五星躔
三馬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所紀陽九百六
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五星躔
度正犯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
凌變寒暑霜雹震騫水旱之類是也然推天

以徵人則於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徵天則
於數有驗有不驗果何也說者以為三代時
人主之精誠徹於天天視聽為一而後不能
盡然又謂太史失其官躔野變其度而不盡
能一一應然歟否耶當

世宗末海內報災異者不虛月而奏其祥者輒

上聞然至於今而寓宇寧晏夷狄賓服民心忻如也

即徃者星異小小而

聖主喆輔交相為儆固借此益脩其德以仰承仁愛
顧其數有可推而其道有可盡者乎諸生毋

以不經對請用以觀異曰

執事發策而以上天之運象與災祥之應否為
問諸主鄙人也上之不能窮神知化以契上帝
陟降之精而下之束於制不能窺見天官推步
占候之法母乃以臆問而令諸生以臆對乎雖
然竊有以窺問者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蓋執
事之問三而人事不與焉其曰陽九百六者自
然之運也載於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
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
奇數也為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為陰數窮皆所

謂厄候也攷之羿促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
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
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
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為十
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及於一五代而得百
六之數三其分裂乖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
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已而得陽九之數五
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
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
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二漢明章而得百六

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
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盭矣若此也夫氣運不
足言也至於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及五星躔
度正犯之類是也象見而天下之禍福因之所
謂天感人也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凌變寒暑
霜雹震竇水旱之類是也幾動而天之災祥應
之所謂人感天也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
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
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
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

書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
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
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
秋之際為能治於漢耶說者謂史佚而不盡載
近矣而是所謂日食者其盡能為災於漢否也
自日月而下者毋過五星為其能盡天之五行
也歲星最吉其所居國不可伐能伐人填星次
之凡國居之則福厚熒惑最凶所居國受殃太
白次之辰星又次之要之犯道變色則皆足以
為災久伏不出則必化而為彗彗之所指靡不

立禍然亦安能一一而令人應耶夫吉星不能
挽之而使留凶曜不能推之而使去則所以感
人者亦遼邈也吾姑舉數者以證之夫呂后以
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
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
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
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
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為天下兵
也文帝時一日而裂山者二十九一雨而為日
者二十五壞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為君道廢

壞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壞而民安佚孰有踰
文帝者也又其四年六月雨雪法以為誅殺過
當應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
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生鳳一見於漢桓之
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於石虎
芝草數萬供養於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
世之為解者曰三代而上人主之精誠與上帝
相為流通上帝日卑其視聽而待之是人人主
與天一也故一遇變而立應一脩德而立改三
代而下既不克齋明其德以默與之契而又未

嘗中心慄慄以承其變是人主與天二也是以
有應有不應也然所謂九年之水於堯而七年
之旱於湯者亦未聞其能逆銷之也則夫箴賄
黨莢屈軼鮭魴之類吾不敢盡以為和德應也
則又曰帝堯之世羲和欽昊天而其仲若叔分
殷四時矣夫以杳眇不易測之政冠萬機而推
策无可據之人踞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上其事
若迂而甚專篤是以職脩而動輒驗漢興太史
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而今且以一書筭曰丁
充之矣夫安能望其明天道而察民故也是或

一道也則又曰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
魏以冀州而屬葭蘭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
魯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
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蓋自古猶疑之況於今
荆揚二州地半天下而戶口人物實當天下十
之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
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
又安能一一驗也是又一道也凡此皆執事之
所疑也愚則以為天地大矣人於其間取吾形
氣之似者而欲配之已取吾機之相通者而測

之已又取吾法之可推者而模範之以為天地
在是矣其合者固恒而不合者亦恒也當嘉靖
時彗若蚩尤之旗無所不犯山陝之間圻地千
里摧百萬人之命夏霜冬雹水旱霆火靡歲無
之遠方波臣不得盡覩脩省之實而宗伯所陳
事非瑞芝即白龜鹿也私心固不勝其憂矣而
十載之內歲益登綱紀益振朝野益恬穆無事
豈所謂不在天而在人者蓋有道耶抑

高皇帝之功德貽後者與宇宙並而災祥不能撼邪
客歲象異特小小耳既非五星之精所化不過

周伯王蓬之屬而其在閣道上下者占不過夷狄寇竊伏姦在側耳

聖主詰輔公卿臺諫恐然而交相戒者何也愚有以窺其故矣夫人主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而其於言動也無所不快意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為天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警示之幾何而不日流於驕且怠耶不然徹樂避殿減膳菲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宥過賜租省刑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而始克舉也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大戊之桑穀高宗之

惟雖為大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榮感為宋景
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含譽慧矣平慮鬼目矣其
露雀錫矣愚故曰執事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

第三問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
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
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由陳范而晉南
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
涑水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
治道而已

明興國大政闕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脩史者
後之代出人手其貴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

否

國史家秉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
盡出

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
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為編
年而續凍水氏以備

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按請因諸
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
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
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
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於史則不
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
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
幸而不見愚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
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

寄於列國國自為史人自為筆至秦務師更斥
百家而史亦隨燼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
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罪也祖龍為之也執
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
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
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
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
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裨官晉齊諧
六代期期唐書燕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
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